

社會科學研究者之 資訊行爲與使用政府資訊初探 —國內外實證研究之回顧—

陳相如

摘要

社會科學研究者關心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的各種資訊，而政府資訊又蘊涵了龐大的資源可資利用參考。Heron 在 1979 年的研究中明確指出，社會科學研究者獨特的專業素養造就了其對政府出版品的特殊使用需求，可說是為政府資訊之重要使用族群。本文首先探究社會科學研究者之資訊行爲，接著回顧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資訊之相關研究。網路時代使政府資訊的型式產生變革，也衝擊了政府資訊之檢索利用，繼而探討有關社會科學研究者透過網路使用政府資訊之相關實證研究。透過深入瞭解使用者研究，期待圖書館在資訊時代能提供更優質之政府資訊服務。

一、緒論

1960 年以前，使用者研究多以自然科學研究者為主，一般而言，這些研究基礎都是建立在使用者利用資訊的各種量化資料上，對社會科學研究者之資訊需

關鍵詞 (Keywords)：社會科學研究者；社會科學；資訊行爲；政府資訊；政府出版品

Social Scientist ; Social Science ; Information Behavior ; Government
Information ; Government Publication

陳相如：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員；E-mail: asley@nccu.edu.tw

求及使用資訊的行為所知不多。1960年代開始有大量的文獻與社會科學及相關領域有關。^[1]人文學家的使用者研究，則是最晚出現的。^[2]Brittain 認為自1960年代末期，10年內有關社會科學的使用者研究大量增加的關鍵在於當時的兩個相關研究：第一，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oject，這個計畫是在研究心理學領域學者的資訊需求；第二則是由University of Bath在1967年至1971年對社會科學研究者所做的大型研究。^[3]

在政府資訊使用研究方面，1943年至1970年代間，大部份的文獻所關心的皆為政府資訊的徵集、組織與管理層面，對政府出版品的使用特徵與使用者需求之研究幾乎付之闕如。^[4]Hernon曾統計*Library Literature*自1960到1973年在「使用者研究」主題下有477篇文獻，其中145個研究為有關學術圖書館方面，但相對於政府出版品的使用卻寥寥可數。^[5]而Tobin與Lazinger在1974年與1984年曾分別以文獻分析法歸納歷年圖書館使用研究，也先後指出政府文獻使用研究與其他類型使用研究相較下，數量明顯偏低，是一個仍待探索的領域。^[6]

1970年代以後，學術研究者使用政府出版品的調查才逐漸增加。政府資訊在教學、研究諮詢上，具有極高的價值，然而政府資訊相對而言，卻屬於極少被使用（Under-use）的資源。早在1965年，Bonn便強調政府出版品被引用、被索引與被利用的比例是圖書館所有資源中最低的。^[7]1977年，Fry也指出政府出版品「可能是民衆所使用的資源中最被忽略且最少被利用的」，因為「大眾對於

[1] Mary B. Folster, "Information Seeking Patterns: Social Science," *The Reference Librarian* 49/50(1995), pp.83-84.

[2] Abdelmajid Bouazza, "Information User Studies,"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v.44 supplement 9 (New York: Marcel Dekker, c1989), p.144.

[3] J. Michael Brittain, "Relevance of Social Science Output Worldwid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7: 2 (1985), p.267.

[4] Peter Hernon, *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by Social Scientists* (Norwood, N.J.: Ablex Pub., c1979), p.2.

[5] Dawn McCaghy and Gray R. Purcell, "Faculty 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33 (1972), p. 8

[6] 林奇秀，〈中華民國政府文獻使用研究-以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論文引用文獻為例〉，《圖書與資訊學刊》36(2001.2)，頁72。

[7] Wen-Hua Ren, "U.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Need. Awareness and Searching: a Study of Small Business Executives," *Journa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26 : 5 (1999), p. 454.

可能有利於他們的政府出版品瞭解不多」。^[8]多數關於政府出版品使用的研究顯示，使用者對於政府出版品的價值及獲取途徑的認知缺乏，是政府出版品甚少被使用的兩個主要原因。簡言之，一般使用者因對政府出版品的不熟悉與陌生所產生的誤解，深深的影響了此類資料的使用率。

雖然政府出版品的使用率偏低，但文獻顯示，社會科學研究者卻一直是政府出版品的重要使用族群。1978年，Weech比較了社會科學領域中各學科所引用的文獻後指出，經濟學有36%，政治學有33%，社會學有17.5%為政府出版品。^[9]1979年，Hernon發現，有86.1%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都可以被歸類為政府出版品的使用者。^[10]這些研究在在顯示出社會科學研究者與政府資訊利用之間的密切關係。

網路使政府資訊產出的形態更迭，政府與民衆溝通的資訊載體展現不同的風貌，深深的影響了政府資訊檢索的方式，就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在檢索政府資訊時已有不同於過去的資訊行為，在圖書館政府資訊服務方面，也不得不重新思考未來的方向。

二、社會科學的意義與領域

有關社會科學的定義，學者專家的意見雖不盡一致，但大略相似。

Duverger認為：「社會科學乃研究社會中之人的生活。」^[11]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闡釋社會科學定義為：「研究個人在團體中活動之心理及文化的科學。」^[12] 魏鏞在《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一書中則定義：「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行為，人際關係，以及人類及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係的科學。」^[13]

社會科學的領域與範圍，學者們的意見頗不一致，這和社會科學歷史的發展

[8] 同註 7。

[9] Harold B. Shill and Lisa R. Stimatz, "Government Information in Academic Libraries: New Options for the Electronic Age,"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5:2(March 1999), p. 95.

[10] 同註 9。

[11] Maurice Duverger, translated by Malcolm Anderson,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 Frederick A. Praeger, 1964) : P.11. (First published in France in 1961 under the title *Methods Des Sciences Sociales* by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2]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 Macmillian, 1937), p.1865.

[13] 魏鏞，《社會科學的性質及發展趨勢》，二版（臺北市：臺灣商務，1995），頁 7。

以及這門科學中的一些學科與其他學門界限不清有相當的關係。最早的社會科學，是從哲學、倫理學、以至於宗教演化出來的，內容主要為歷史、社會哲學和法學。十八世紀以後，社會科學隨著理論和方法的進步，分工越來越細密，到了二十世紀初，已形成一種支離分解的局面^[14]，社會科學的發展面臨著學科細化，科際整合及實證性加強，世界性與民族性、國際性與區域性融合的趨勢，新的實踐和新的認知，不僅使文學、史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老學科發生了變革，而且大量新興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層出不窮。^[15]

1936年出版的*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的編者 Seligman 在他的名著 *What are the Social Sciences?* 中，將社會科學的學科分為三大類：(1) 純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刑罰學；(2) 準社會科學 (Semi-Social Sciences)：心理學、教育學、倫理學、哲學；(3) 社會關連科學 (the Sciences with Social Implications)：生物學、地理學、醫學、語言學、藝術。^[16]在 Seligman 對社會科學的分類法中，所包含的學科範圍是極廣的。

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則指出社會科學的核心部份包括經濟學、社會學 (與人類學) 和政治學等學科，外圍部份則包括跨學科的社會心理學、社會和文化人類學、社會生物學、社會和經濟地理學。就方法論而言，社會科學涉及法學、社會哲學等，在西方不少大學裡，社會科學發展演變為眾多的教學和研究領域，不僅包括核心部份，還有勞資關係、國際關係、公共行政等領域。^[17]

社會科學介於人文學 (Humanities) 與自然科學之間，並擁有兩者的某些特徵。因為社會科學的定義很難界定，一般認為最被接受的定義為「與人類互動或人類在團體中活動有關的知識」。這包括了社會學、政治科學、經濟學、社會人類學與社會心理學。社會、經濟與政治歷史在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領域中都是常見的，而心理學與統計學對科學與社會科學而言也是如此。教育與法律雖仍有爭

[14] 同註 13，頁 8。

[15] 趙子祥，〈新世紀地方社會科學發展的路徑與標識〉，《社會科學輯刊》128 (1990.5)，頁 4。

[16] Edwin R. A. Seligman, "What are the Social Sciences?" 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 1 ed. Edwin R. A. Seligman and Alvin Johns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0-1935), pp.3-7.

[17] *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ed. by Adam Kuper and Jessica Kuper,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800-801.

議，但兩者皆符合上述的社會科學定義，而且絕對不會是屬於科學或人文學。同樣適用的則包括管理學、商學、行銷學、廣告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之研究。

^[18]有些學者認為社會科學既是研究人類行爲，則人文學如語言、文學、歷史應該包括在內；但也有一些學者持相反看法，認為如此一來，社會學就無所不包，難與其它學科劃分範圍，因此不應涵蓋人文學。

儘管社會科學涵蓋內容廣泛、範圍又頗多爭議，然而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可說大部份的學者專家都將其囊括在內，但因隨著時代變遷，使社會科學的領域也不斷變化調整，產生許多學科分支，以符合時代的潮流。

三、社會科學研究者之資訊行爲

(一) 早期研究

根據 Dervin 提出對讀者研究新典範的看法，其強調資訊需求的產生，是使用者在特定的時空情境下，和環境互動的結果。因此要研究資訊行爲，必需先深入瞭解促使資訊需求產生的情境，方能瞭解個別使用者的資訊尋求行爲。^[19]

Line 指出下列七種社會科學的特性，產生了相當特殊的資訊需求：^[20]

1. 社會科學的範疇相當多樣與多變。
2. 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有時是互相關聯的，同時又與其他不同的科學或人文領域相關聯。
3. 社會科學的學說有其連貫性，但溯其本源，卻來自不同且極廣泛的知識領域。
4. 社會科學這門學科相當新穎而且定義不明確。
5. 也因此，它們的結構與學術用語都不穩定。
6. 社會科學所關心的不只是現在發生的事情，還涉及那些不停在變的事物；沒有其他的知識領域會探討這樣不穩定的情境。
7. 對於某些社會科學領域來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18] Maurice B. Line,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Library* 1:1 (January 1969), p.2.

^[19] Brenda Dervin, "Strategies for Dealing with Human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or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0 (Summer 1976), pp. 324-333.

^[20] 同註 18，pp.5-6.

1960 年代以前，學者之資訊行為調查多為探索性、單一學科與小樣本之研究；直到 1960 年代中期，大部份的研究對象為自然科學研究者；1960 年代晚期，則出現社會科學研究者與自然科學研究者之比較研究。^[21] 早期屬於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仍屬少數，Line 認為可能的理由如下：^[22]

1. 科學方面的出版品增加快速，甚至是極小的領域內都有豐富的資訊。因為科學的進步基礎乃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取得這些累積的資料顯然就很重要。並不只是因為怕重蹈覆轍，更因為怕忽略了相關研究的風險。因此在科學領域的使用者研究自然相對增多。
2. 人文學主要仰賴的是已建立好的資料（如歷史檔案）或原文，或者是最原始的一些看法與解釋，尤其重要的是對同一領域中其他相關研究的瞭解。至於研究者的數量有限，也正代表了這樣的瞭解十分容易，因此作品不多。此外，人文學中真正重複研究的情況發生機率不大，而且一旦發生了，後果也許也沒有那麼嚴重。但這並不代表不需要研究人文學的資訊行為，只能表示這些研究之所以沒有那麼迫切的原因。而社會科學可說介於人文學與自然科學之間，並擁有後兩者的某些特徵。
3. 社會科學範圍涵蓋極為廣泛，不僅學科眾多，且差異也大，如經濟歷史學家與經濟計量學家幾乎沒有什麼共通點，而政治哲學家與選舉分析家情形亦然。緣此，在研究其資訊問題時，自然較為困難。
4. 社會科學還有一重要的特點，即社會科學在某些程度上，是由自然科學及人文學所延伸而來的，但後二者卻不是由社會科學衍生的。此乃因社會科學比較晚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知識領域，教育與政治的研究可遠溯自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得時代，然而經濟學（屬社會科學）卻只有一兩百年的歷史，而其他學科的歷史更短。
5. 社會科學的資訊問題有待建立，大部份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都很少提到有關資訊的問題。科學期刊偶爾會出現一些有關資訊問題的文章或評論，社會科學期刊則很少。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只關心理論，所以主要的資訊來源就是他們自己的想法，而比較少參考相關資料。某些情況則是資訊十分容易獲得

^[21] 同註 18，pp.1-3.

^[22] 同註 3。

(如選舉統計)，甚至有時候爲他們自己的研究結果，如調查資料。

Brittain 曾指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對文獻或參考書目的需求似乎沒那麼迫切，他們沒有時間尋找、也不清楚實際得到資訊的管道，以獲取對其研究主題有幫助的文獻。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除了會利用地方性的資訊之外，通常要的是社會、經濟、政治與心理問題的答案。對社會科學研究者而言，似乎很少有社會科學的文獻可以提供他們所要的答案，這是社會科學研究主要的弱點，也或許是造成其資訊需求問題缺乏研究的原因。^[23]

以下將探討社會科學研究者資訊行爲之重要調查 INFROSS 與之後的一些相關研究。

(二) 社會科學家資訊需求調查 (Investigation into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INFROSS)

INFROSS 乃社會科學使用者調查中經典之代表作。1960 年代以前，鮮少有社會科學領域相關之研究，所以 INFROSS 可參考的文獻極爲有限，但另一方面，INFROSS 卻可以十分清楚的界定其研究領域而不受過去研究之限制。^[24]有鑑於以往在科學領域的使用者研究，常因不同的目的、方法、樣本、標準與定義而無法整合，所以爲了避免重蹈覆轍，INFROSS 將其調查範圍設定在廣泛的社會科學領域，包括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歷史學、統計學等（但不包含法律學，乃因法律資訊有其特殊性而予以排除）。所謂社會科學研究者則爲其工作領域與社會科學有關，如研究、教學、行政或實務等。^[25]

該研究於 1968 至 1971 年在英國 University of Bath 實施，由 Line 及 Brittain 所領導的一個小組執行，部份經費由 The Offic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贊助。^[26]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爲主，再輔以訪談與觀察法。在問卷

^[23] Mary B. Folster, "A Study of the Use of Information Sources b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5 (March 1989), p.7.

^[24] M. B. Line, "The Information Uses and Needs of Social Scientists: An Overview of INFROSS," *Aslib Proceedings* 23:8(1971), p.412.

^[25] *Investigation into Information Require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Report no.1)* v.1 Text (Bath, U. K.: Bath University Library, 1971), p.1.

^[26] 同註 25。

法中，共發了 2602 份問卷，1089 份回收。訪談法則以：(1) 抽樣沒有回覆問卷的，(2) 填了問卷，但值得再深入追蹤，與 (3) 沒發問卷的對象（如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共 125 位社會科學研究者為研究對象。而觀察法則以下列方式進行：1969 年 1 月在 University of Bath 成立一個社會科學實驗資訊服務中心，提供個人化服務，其對象包含了 University of Bath 及 Bristol University 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藉由每天的觀察，以瞭解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資訊行為習慣。^[27]

研究結果顯示，在資料類型使用上，歷史性與描述性資料使用最少，統計性資料使用最多的是經濟學家，尤其是在政府工作的人。此外，社會科學研究者仍習慣使用紙本，較少使用微片及非書資料，最常使用的資料類型為圖書及期刊。^[28]（見表一）

此外，社會科學研究者很重視參考書目，他們常利用期刊上的引用文獻來找尋相關資料，而較少使用傳統的書目工具。他們也很依賴相關領域的同僚與專家，而較少與圖書館員討論。

在使用圖書館方面，年紀越長、越有經驗的研究者，圖書館使用率越低。使用圖書館的研究者中又以統計學家最少，最常使用的為歷史學、政治學及地理學家。圖書館目錄使用上，有 39% 從未使用過，原因是在他們自己的研究領域中，已知道相關文獻，不需再使用圖書館目錄。資料年代使用上，90% 使用 1945 年以前的資料。

Line 認為 INFROSS 的調查結果，可將社會科學研究者分為 "hard" 與 "soft" 兩種類型，前者的資訊行為特質與科學家接近，如心理學與經濟學家，而後者傾向於人文學研究者的資訊行為，可以社會與教育學家為代表。^[29] 研究結果也指出，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對其資訊需求的滿足程度並不滿意，而且，錯過相當多的潛在資訊，歸納原因如下：^[30]

1. 沒有時間或動機去閱讀那些就在身邊極易取得的資料；
2. 知道有可以利用之資料，但檢索上有困難；
3. 忽視一些有價值且相關之資訊。

^[27] 同註 24，p.413-414.

^[28] 同註 24，p.416-431.

^[29] 同註 24，p.430.

^[30] 同註 25，p.201.

表一：INFROSS 正式與非正式管道使用情形

管 道	類 型	「不使用」百分比	「經常使用」百分比	「經常使用」百分比中比例較高學科
正式管道	期刊	3	57	心理學 *
	圖書 (單行本)	3	7	人類學
	圖書 (會議論文)	13	32	心理學 *
	研究報告	21	28	心理學 *
	學位論文	29	11	教育學 *
	報紙	36	16	政治學 *
	政府出版品	23	34	經濟學 *
	微縮資料	74	3	歷史學 *
	地圖	63	10	地理學 *
	影片 (圖畫)	93	1	--
	其他插畫	76	2	人類學及地理學 *
	錄音帶	85	4	教育學
	錄影帶	97	1	--
非正式管道	電腦輸出紙帶	62	21	統計學 *
	收音機或電視	78	1	--
	會議	41	8	統計學 *
	機構內之同僚	5	2	心理學及統計學
	機構以外同僚或專家	16	26	社會學

資料來源：M. B. Line, "The Information Uses and Needs of Social Scientists: An Overview of INFROSS," *Aslib Proceedings* 23:8 (Aug.1971), p.417

* 表「經常使用」百分比中比例特別高學科

在 INFROSS 的調查目的曾提到，此次大規模的研究也許在資料深度不足，但希望能達到拋磚引玉之效，以瞭解社會科學研究者之資訊尋求模式，作為圖書館服務之參考。^[31]該研究並對圖書館提出以下建議：(1) 讀者對圖書館的服務滿意度偏低，而且社會科學家不太願意去問館員問題，也許在圖書館的館藏與服務上，需更加關心使用者的真正需求；(2) 社會科學研究者並沒有強烈慾望去使用正式的書目工具，如索引摘要，在推廣服務上還需努力。^[32]

[31] 同註 25，p.201.

[32] 同註 24，p.431.

(三) 其他相關研究

1981 年春天，Baughman 調查大波士頓地區，包括 Boston College, Boston University, Harvard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⁵ 所大學的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其領域有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社會人類學、社會心理學、歷史學、管理學、商學、行銷學及社會行政學等）之資訊尋求行爲。研究結果顯示，在提研究計畫階段，88% 使用學術圖書館；在實際研究階段，則有 94% 使用圖書館。此外，有 74% 曾用研究經費購買圖書及期刊。除了圖書館以外，也依賴其他資源，如個人之藏書。^[33]

1983 年，Subrahmanyam 調查在 Sri Venkateswara University, Tirupati 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包括心理學、教育學、地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商學、社會學等）的博士候選人資訊尋求行爲，以期瞭解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研究者從事研究工作時，所使用的不同資訊來源，作為改善圖書館服務參考。研究結果顯示，在研究題目的選擇上（Topic Selection），69% 研究者是由其指導教授所引導選擇，而文獻是否容易取得為選擇題目的因素，但非主要因素；取得文獻途徑，大學圖書館是找尋資料的主要來源，研究者會去瀏覽架上與近期期刊以尋找相關文獻，如果圖書館找不到，則以下列方式獲得：(1) 個人購買；(2) 至其他圖書館借閱；(3) 請圖書館採購；(4) 經由館際合作借閱；(5) 向他人借閱。^[34]

在社會科學研究者檢索利用的管道方面，Baughman 與 Subrahmanyam 的研究皆顯示，社會科學研究者在找尋資料的主要來源中，大學圖書館與個人館藏重要性無分軒輊，Baughman 更指出受訪者表示發展個人館藏（Personal Collection）的便利性，顯示其自我依賴（Self-reliance）的特性。^[35]

此外，早期在 INFROSS 也曾提出個人藏書量與使用正式的管道去獲得資訊的頻率呈反比情形。^[36]Bouazza 指出，比起自然科學研究者，社會科學研究者依賴正式管道的程度遠甚於非正式管道。在「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的發展

[33] Susan Baughman, "Social Science Sponsored Researchers: Their Use of Academic Libraries," *Collection management* 5:3/4 (Fall/winter, 1983), pp.53-68.

[34] T.Subrahmanyam, "A Study of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Doctoral Candidates in Social Sciences," *Hearld of Library Science* 22:3-4 (July-Oct,1983) pp.200-204.

[35] 同註 33。

[36] 同註 24，pp.416-433.

上，社會科學研究者也不若自然科學研究者來得完善。^[37]在非正式管道的利用上，Line 則指出在 INFROSS 的調查中，發現各種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非正式管道的不同，在政府機構的研究者，較常使用非正式管道，但學術單位的研究者較少使用。^[38]而根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研究指出，非正式管道對社會科學研究者有其重要性，至少在心理學的領域是如此。^[39]Subrahmanyam 與 Folster 的研究也顯示，教師、同僚及專家的討論與會議被認為是很重要的來源。^[40]

在所使用的資料類型方面，從 INFROSS 之後的各項研究顯示，一直以來期刊皆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重要參考資源。英國 National Lending Library 於 1968 年曾經施行一項專門調查社會科學期刊（杜威分類法 300 類號）的使用研究，記錄在一個月期間被借出的社會科學期刊，由那一機構借出及其出版的語文、主題、刊名等。調查結果顯示四分之三的回覆問卷來自大學及工商機構，法律類期刊出借率最低，管理、市場及廣告類期刊需求量最大。管理類及教育類期刊顯示較常使用最近幾年的期刊，而地理、心理、統計及社會學較常使用早期期刊（1960 年以前）。本調查比起 1963 年自然科學的期刊調查與 1967 年醫學期刊調查，社會科學期刊使用似乎年代比前二者要早。由各種期刊的使用次數看出，最高使用次數為 40 次（Harvard Business Review），超過六次以上的期刊有 62 種，比起其他學科，社會科學有明顯的核心期刊使用現象。^[41]

1971 年，在蘇聯對社會科學研究者（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心理學、哲學與歷史學）資訊需求所做的一項調查中，在資料類型上，除了圖書（94%）與期刊（87%）使用最多之外，明顯屬於政府出版品類型的標準與專利佔了四分之一。^[42]

[37] 同註 2，pp.150-153.

[38] 同註 2，p.152.

[39] 同註 2，p.152

[40] 1.同註 34，pp.200-204.

2.同註 23，pp.7-11.

[41] D. N. Wood and C. A. Bower, "The Use of Social Science Periodicals Literature,"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5:2 (June, 1969), pp.108-122.

[42] Aleksandr L. Goldberg, "Information Needs of Social Scientists and Ways of Meeting Them,"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3: 2 (1971), pp.273-284.

1979 年，Stenstrom 與 McBride 對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3 個社會科學系所的教師進行期刊使用調查。其調查目的為：(1) 調查學校的社會科學教師使用期刊的情形，並瞭解其對期刊服務的需求；(2) 改善圖書館與社會科學教師間的關係。研究方法採用問卷法，共發給 320 位教授，226 份回收。調查結果為，約 93% 回答者使用期刊乃因其專業及研究需要，7% 從未使用過期刊；年輕的教授較年長者使用期刊頻繁。最後並建議加強新知介紹、線上資訊檢索服務、館際互借之服務及圖書館與讀者溝通的改善。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偏好以期刊作為主要的資訊來源。若由於圖書館預算被刪減，期刊的訂閱被迫取消，能夠做的就是開發期刊的取得管道，例如文獻傳遞服務。^[43]

1981 年，Baughman 在大波士頓地區所做的調查中，資料類型使用前五名依序為期刊、圖書、出版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未出版研究報告及其他。^[44]此與前述 INFROSS 調查顯示統計資訊使用最多的是經濟學家，皆是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研究者使用政府出版品的重要指標。

在回顧社會科學研究者所使用資料類型後，可發現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大量的標準形式資訊 (Standard Sources)，尤其是統計資訊。^[45]一些英國的主要研究檢視了社會科學廣泛地使用了不同種類的資料，其中也包括統計資訊。^[46]這些發現已經在 80 年代的研究得到證實。^[47] 1970 年代，Hernon 確定社會科學研究

^[43] 同註 1，pp.90-91.

^[44] 同註 33。

^[45] 1.同註 17。

2.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1 (New York: Macmillan & the Free Press, 1968)

3. William H. Webb,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3rd ed. (Chicago, IL: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89)

^[46] 1. Investigation into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FROSS),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of Researche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report no.1)*, 2 Vols. (Bath, U.K.: Bath University Library, 1971)

2. Maurice Lin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as Shown by Citations, *Design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ISISS) (Research Report A no. 3)* (Bath, U.K.: Bath University Library, 1979)

^[47] 1. Michael Brittain e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Documentation and Data. A Report to UNESCO* (London: Rossendale, 1982)

者是政府資訊的大宗使用者，而其後的研究支持了這些發現。^[48]因為政府蒐集、分析並出版最多的統計資訊及原始資料，社會科學研究者因此利用政府出版品作為統計資訊的主要來源，Hernon 在他的論文中也證實了此項結果。

Nilsen 比較所有的研究後，以 INFROSS 為基礎，發表了"Typology of Use of Statistics an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並且發現有五種領域使用政府資訊及統計資訊的頻率最高，分別是經濟學、教育、地理、政治學以及社會學。^[49]（見表二）

因此，由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資料的情形看出，其相當關心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的各種資訊，而政府機構又是具有龐大的資源可資利用參考，特別是各種統計資訊，因而社會科學研究者與政府出版品的淵源深厚，自在意料之中。

至於在檢索工具的使用上，引用文獻為社會科學研究者獲得相關領域資料的主要來源，從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的許多調查中，皆陸續證實。如早期的 INFROSS 的調查顯示社會科學研究者將期刊上的引用文獻列為重要資訊來源，反而傳統的書目工具較少利用。^[50]1979 年，Stenstrom 與 McBride 的研究也指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受訪者依賴期刊上的引用文獻作為他們的資訊來源。^[51]1980 年之後的 Subrahmanyam 與 Folster 之研究也都證明了此項說法。Folster 則稱之為「引用文獻追蹤」(Citation Tracking)。^[52]

2. Margaret Slater, *Information Needs of Social Scientists* (British Library Research Paper 60) (Boston Spa, U.K.: British Libr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1989)

[48] 1. Peter Hernon, and Clayton A. Shepher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presente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An Exploratory Study,"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10 (1983), pp.227-244.

2. Peter Hernon and Gray R. Purcell, "Document Use Patterns of Academic Economists," in their *Developing Collections of U. 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2), pp. 85-114.

3. Charles R. McClure, Peter Hernon and Harold C. Relyea (ed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olicies: Views and Perspectives* (Norwood, N.J.: Ablex, 1989)

[49] Kirsti Nils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anada an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olicy: The Statistics Canada Example,"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3 (1998), pp. 211-234.

[50] 同註 24，pp.412-433.

[51] Patricia Stenstrom and Ruth B. McBride, "Serial Use by Social Science Faculty: A Survey,"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40:5 (Sep. 1979), pp.426-431.

[52] 同註 1，p.90.

表二：使用統計資訊與政府出版品之社會科學學科領域

使用情形	學科領域
極少或從不使用 (Seldom or Never) 統計資訊的學科領域	人類學、歷史學
極少或從不使用政府出版品的學科領域	人類學、歷史學、心理學
有時或經常 (Sometimes or Often) 使用統計資訊的學科領域	經濟學、教育學、地理學、 政治學、心理學與社會學
只使用自己收集 (Self-collect) 的統計資訊的學科領域	心理學
主要 (Primarily) 使用統計資訊的學科領域	經濟學、教育學、地理學、 政治學與社會學
有時或經常使用政府出版品的學科領域	經濟學、教育學、地理學、 政治學與社會學

資料來源：Kirsti Nilse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anada and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olicy: The Statistics Canada Example,"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20:3 (1998), p. 230

社會科學研究者在書目類工具書（如書目、索引、摘要）的使用上，頻率明顯偏低，Bouazza 歸因於下列三點：(1) 書目工具在某些方面不適合社會科學研究者需要；(2) 使用者不知有此類工具書；(3) 一直以來，社會科學研究者無使用此類工具書之習慣。^[53]如 National Lending Library 調查顯示，獲得相關文獻在社會科學領域只有 10% 來自索引摘要。^[54]其次，Prasad 和 Tripathi 的研究中，自然科學研究者使用索引、摘要集比例很高，但社會科學研究者利用率則明顯偏低。^[55]

在社會科學研究者對資訊主題的需求上，1971 年，Goldberg 在對蘇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調查中，很特別的關切到這個問題，這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相關研究中鮮少提及的。有超過 80% 的受訪者需要經濟、社會、哲學、心理、歷史、教育與法律的資料。若再加上對哲學與藝術作品的的需求，共計 91%。這顯示出有四分之三的需求屬於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領域，四分之一為其他主題。其他主題的需求量大暗示著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對其本科以外的領域都有興趣。^[56]

^[53] 同註 2，p.152.

^[54] 同註 41。

^[55] H. N. Prasad and Manorama Tripathi,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Physical Scientists and Social Scientists: A Report," *Annals of Library Science and Documentation* 45:2 (1998), pp.41-48.

^[56] 同註 42，pp.273-284.

此外，INFROSS 曾於研究中提出在社會科學中有嚴重的語言問題。^[57] Stieg 指出只有三分之一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較常使用外國文獻，此乃因社會科學研究者之探討領域，有濃厚之地域色彩，參考資料多以本國文獻為主，較少使用外國文獻，因而影響其外語能力，此乃導致其研究無法與國外相關研究同步的原因。^[58]

在利用電腦檢索方面，早期的調查，電腦化的服務在許多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並不重要。在一個針對民族學學者的研究中，受訪者指出他們在使用資料庫上有所遲疑。這也就是說，教師們無法使用現存的圖書館服務可能是因為沒有圖書館員來教導他們使用這些服務。^[59]

1981 年，Baughman 在 Boston College 等五所大學的調查中，研究者在提研究計畫階段，有 67% 的使用者從未利用過電腦檢索，乃因當時社會科學的資料庫發展不到 15 年光景。在實際研究階段，約三分之一的人曾使用過電腦檢索。^[60]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在 1985 年 11 月所做的調查中指出，科技的發展提供學者們增進學術交流的機會，圖書館員若無法在推廣這類服務上扮演主導的角色，很可能就會造成這種在圖書館自動化服務上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的資訊被忽略。其他 1980 年代的研究更加支持了這樣的概念，即圖書館員必須重新思考他們在瞬息萬變的資訊環境中作為資訊提供者的角色。^[61]

Skelton 曾於 1973 年以 INFROSS 研究與其他自然科學家使用者研究比較其資訊搜尋行為^[62]，Debout、Davis 與 Gehlerts 並於 1975 年以 Skelton 的研究為基礎，將自然、社會科學與人文學家的資訊尋求行為加以比較（見表三）。

透過此研究發現，可以更加瞭解社會科學研究者的所有資訊搜尋行為。比起自然科學研究者，社會科學研究者依賴正式管道的程度遠甚於非正式管道。Prasad 和 Tripathi 曾調查印度 Banaras Hindu University, Varanasi 的社會及自然科學

[57] 同註 24，pp.412-433.

[58] 同註 2，p.151.

[59] 同註 1，p.91.

[60] 同註 2，pp.53-68.

[61] 同註 1，p.88.

[62] Barbara Skelton, "Scientists and Social Scientists as Information Users: A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Science User Studies with the Investigation into Information Requirement of the Social Scientists,"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5:2 (April 1973), p.147.

表三：自然、社會與人文學家的資訊尋求行為比較表

行為	自然科學研究者	社會科學研究者	人文學研究者
資訊資源	大部份使用期刊，特別是專業的文獻與手冊；非正式管道非常有用。	大部份使用圖書與期刊；非正式個人管道非常有用。	使用圖書高於期刊；非正式管道；早期文獻需求比自然、社會科學研究者重要。
找尋資源的方法	排名依序為：私人推薦、偶然發現、摘要索引；圖書館的資源使用不是很重要。	排名依序為：引用文獻、摘要索引、私人推薦；圖書館的使用不是很重要。	排名依序為：索引、私人推薦、偶然發現；圖書館的使用很重要。
摘要集的使用與其功能	自然科學研究者使用摘要集稍少於社會科學研究者；兩者使用此種期刊多為新知通報服務。		很少使用摘要集，如果使用的話，多為新知通報服務。
參加會議與其價值	兩者參與會議程度差不多。		會參加會議，
	純自然科學研究者自社交聯誼，應用科學家自發表論文獲得資訊。	資訊獲得來自於社交聯誼與發表論文。	資訊獲得來自於社交聯誼，較少得自發表論文。
委託文獻找尋	傾向代尋文獻。	傾向自己尋找文獻。	傾向自己尋找文獻。
資訊延遲取得之影響	兩者對資訊延遲取得的感受性程度相當。		資訊延遲取得對其稍具影響。
語文能力	科學家語文能力較社會科學研究者強。		語文能力高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者。
刺激研究之動力	寫作、自己研究與非正式的個人接觸對自然與社會科學研究者都很重要。		與自然、社會科學研究者同。

資料來源 Lois Debout, J. R. Donald Davis and Donald Gehlerts, "User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 A Survey and a Proposal," R.Q.15 (Fall 1975), p.13. In Abdelmajid Bouassa, *Use of Information Sources by Physical Scientists, Social Scientists, and Humanities Scholars at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6), p.41.

研究者，主要在探討其資訊尋求活動及其所使用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資訊來源，其結果證實了此一結論。^[63]另一方面，與自然科學研究者比較，社會科學

[63] 同註 55。

研究者也使用類似的資訊來源、類似的檢索資訊方法，此外處理資訊問題也有類似的經驗。^[64]社會科學研究者也比自然科學研究者較少授權委託代找文獻。^[65]其次，社會科學研究者雖然較傾向使用紙本，但卻較少使用學位論文，可能因為此類資料在社會科學文獻中被索引的數量極少，此外自 UMI 訂購論文的速度慢且成本高，即使館際合作也很難解決此問題。雖然依賴正式管道的圖書與期刊，但卻不認為圖書館重要^[66]。再則，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圖書館也因其年紀及不同學科而異^[67]。

四、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資訊相關研究

在 1950 至 1960 年代，政府出版品使用研究多著重在公共圖書館，1960 年代晚期對學術圖書館的研究逐漸增加。^[68]而探索政府出版品使用研究 (Use Study) 可歸納為圖書館調查 (Library Survey)、引用文獻研究法 (Citation Studies) 與使用者調查 (User Survey)。圖書館調查多以圖書館員的觀點來評量政府出版品的使用情形，也有學者稱之為圖書館員調查 (Librarian Survey)；而引用文獻研究法則是評估政府出版品在特殊主題的引用數量，並進一步分析政府出版品之出版機構、引用資料年限與資料來源；使用者調查則為實際調查讀者使用的情形，經由問卷、訪談或分析流通記錄去檢視政府出版品的使用與檢索情形。每一種方式各有其研究限制，如圖書館調查通常只以館員的角度觀之，引用文獻研究法多侷限於某些主題的學術期刊，而使用者調查常受限於研究程序與工具。^[69]

為了研究有關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出版品之情形，以下將回顧自 1960 年代至今的相關文獻，研究多集中於美國。一般而言，政府出版品的相關調查主要有管理問題與使用研究，又因在美國有超過一半的寄存圖書館為學術圖書館，所以大部份的政府出版品研究著重在學術性圖書館，在此僅探討社會科學研究者

[64] 同註 2，pp.150-153.

[65] 同註 2，p.151

[66] 同註 51。

[67] M.B. Line, "The Investigation and Needs of Social Scientists: An Overview of INFROS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3 (Aug. 1971), pp. 412-434.

[68] Terry L. Weech, "The 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A Selecte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5:2 (1978), p.177.

[69] 同註 61。

使用政府出版品之相關研究。

在歷年的政府出版品使用研究中顯示，社會科學研究者為此領域的主要使用族群，如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的政府出版品部門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於 1974 年調查該校圖書館政府出版品使用情形顯示，社會科學與教育學教師最常使用，自然科學與工程學其次，人文學最少^[70]；又 1974-75 年間，Hernon 與 Williams 對 University of Nebraska at Omaha 的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專任教師做政府出版品使用調查，使用頻率以社會科學教師最高，人文學教師使用率最低。^[71]1986 年，Hubbard 與 Burks 調查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的大學與研究所學生使用該校圖書館政府出版品情形，主修人文學有 11%，自然科學有 18%，社會科學則佔了 71%，仍然是社會科學領域使用率最高。^[72]1987 年，Fraser 與 Fisher 研究 UCLA 的科學與工程學教師使用政府出版品情形。比起之前 Hernon 的研究，科學與工程學研究者利用政府出版品比社會科學少。^[73]再則，Parker 於 1994 年調查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政府出版品參考服務與其圖書館館藏使用情形，主要使用者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佔最多數 (84.8%)，科學與工程學領域佔 13.6%，藝術與人文學領域佔 1.7%。^[74]這些調查一再印證了過去的研究所提出社會科學領域使用者為政府出版品最主要使用族群。使用率以主修社會科學最高，自然科學其次，人文學最少。

(一) 以印刷紙本使用為主之相關研究

Weech 曾分析 1950 至 1960 年代社會科學方面的引用文獻研究，皆包括了政府出版品之引用情形 (見表四)，在此 7 個相關主題中，政府出版品所佔的引用比例自 10% 到 36% 不等，比重皆不低，顯示了政府出版品在社會科學領

^[70] B. McIlvai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Faculty Use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Connecticut Libraries* 17 (1975), pp.49-51.

^[71] Peter Hernon and Sara Lou Williams, "University Faculty and Federal Documents: Use Pattern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3 (1976), pp.93-108.

^[72] Rebecca L. Hubbard and Freda A. Burks, "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by Students in an Academic Depository Institution," *Current Studies in Librarianship* 12 (1988), pp.47-63.

^[73] Emily Jean Fraser and William H. Fisher, "Use of Federal Government Documents b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culty,"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14 (1987), pp. 33-44.

^[74] Thomas Reed Caswill, "Studies on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Use, 1990-1996,"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14:4 (1997), p.368.

域的專家眼中為極重要的資源。而此一時期在人文及科學領域中的類似研究則較少見。

表四：政府出版品在社會科學各學科文獻中被引用情形

學科 (作者)	被引用百分比
經濟學 (Livesay)	36.0
政治學 (Martin)	33.0
經濟學 (Mark)	23.7
社會學 (Quinn)	17.5
公共行政 (Intrama)	15.0
歷史學 (McAnally)	12.7
社會學 (Meier)	10.0

資料來源：Terry L. Weech, "The 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A Selecte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5:2 (1978), p.179.

有鑑於許多研究均指出政府出版品的使用，社會科學研究者可說是主要族群，針對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出版品的研究也陸續出現。其中範圍最廣且影響最深遠的乃是 1978 年 Hernon 所做的研究，此研究自其出版以後，就是最常被引用的文獻。在 Hernon 論文中，針對 17 所位於 Illinois，Indiana，Michigan 及 Ohio 的公私立大專院校的社會科學教師（包括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發出問卷調查，企圖瞭解社會科學教師使用政府出版品的情形。Hernon 調查了 918 位社會科學教師，有 683 位回覆，比例為 74%。Hernon 問了一些問題以瞭解教師使用圖書館、政府出版品與需要協助的頻率，並試圖釐清他們不使用這些資源的原因，所提出的問題包括他們在那裡尋找政府出版品、為何不向館員尋求協助、以及館藏的排列方式在找尋資料上有那些困擾。Hernon 發現 43% 的受訪者在當年「使用他們學校的政府出版品次數為五次或更少」，其原因為受訪者認為政府出版品對其研究領域幫助有限、對館藏排列不熟悉、以及找到合適可利用的政府出版品需花費許多時間。不使用的人也表達無法利用圖書館目錄去查得所要的政府出版品之挫折。Hernon 並發現某些特定政府出版品使用頻率偏高，如最常使用的政府出版品類型為人口調查、統計與普查、研究與科技報告及歷史資訊。經濟與政治學者比社會與歷史學者更常使用政府出版品。在使用電腦

檢索系統方面，有 8.4% 的受訪者使用，而使用者的學科領域又以政治學與社會學為主（70%）。此外，大部份受訪者找尋政府出版品的途徑為其學科領域中的引用文獻，其次為政府出版品索引。^[75]

1981 年，Hernon 持續其在 1978 年對學術圖書館的使用者研究，一樣在中西部的學術機構圖書館調查 214 位經濟學者。調查結果顯示，經濟學者使用政府出版品很頻繁；統計報告、期刊與年報為最常使用的政府出版品類型；最常參考的刊物為 *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與 *Th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76]

1982 年春天，Hernon 調查麻州 16 所學術寄存圖書館 216 位教師使用微縮資料形式的政府出版品情形。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的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使用政府出版品是為獲得統計資訊，其次是為了時事資料。政治與經濟學家皆是經由引用文獻獲得相關資訊、其次為圖書館員協助以及聯邦機構的每月新書通報。只有 19.2% 的受訪者使用微縮形式的政府出版品；17% 使用機讀形式資源；大部份仍較喜歡用紙本形式。^[77]

其後的政府出版品研究可說都是建立在 Hernon 的研究基礎上，而且多以社會科學研究者為主。

1984 年，Sears 與 Moody 調查 Miami University Library 之使用者搜集資源方式，此研究支持了 Hernon 的假設，即社會科學研究者是最常使用政府出版品的族群。並發現超過 90% 被使用的寄存圖書館館藏是不可流通的資料，包括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Statutes at Large* 等。The Bureau of Census 與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的出版品使用量極高。此外，調查結果並支持了 Hernon 的研究，即大部份被使用的政府出版品是近三年的資料。^[78]

1985 年，Chen 以問卷、訪談及實地參觀方式調查臺灣 20 所寄存圖書館採訪與管理政府出版品情形，另外也發出問卷給 604 位社會科學教授（包括經濟、

[75] Peter Hernon, *Use and Non-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by Social Scientists in Select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78)

[76] Beth Postema and Terry L. Weech, "The 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A Twelve-Year Perspectiv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18 (1991), p.228.

[77] Peter Hernon, "Use of Microformatte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Microform Review* 11(Fall 1982), pp.237-252.

[78] Jean L. Sears and Marilyn K. Moody, "Government Documents Use by 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 Number Area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11(1984), pp.101-112.

教育、政治學與社會學)，有 377 份回覆。^[79]在圖書館的部份，主要關心政府出版品徵集、處理與運用的問題，及所遭遇的困難；在教授使用的部份，則想瞭解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出版品的情形。

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的圖書館對政府出版品並不重視，且館藏有限；其中有兩個單位例外：一為中央圖書館，該館雖為出版法中所指定送繳的圖書館，但並非所有政府單位均按規定呈繳，因此其所收藏之政府出版品遠低於完整之程度；而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則將政府出版品視為採訪重點，但卻與大部份圖書館一樣，面臨缺乏專業館員問題。此外，有一半圖書館將政府出版品當一般資料處理，有 7 所圖書館部份當一般書，其他（如政府公報）則當特殊資料處理；少部份圖書館將所有政府出版品集中管理。徵集之最大的困難為缺乏最新之出版訊息，雖然中央圖書館於 1984 年即每季發行《中華民國行政機關出版品目錄》，但多數館員均不知此訊息；其他，如出版單位並未主動定期寄贈、缺少回溯性目錄，皆為管理上常遇到之問題。

在使用上，利用最頻繁的學科依序為經濟、政治、社會、教育等；很少使用之原因為無此需要。至於提到利用政府出版品所遭遇最大困難時，受訪者表示無定期發行之政府出版品目錄，故不易查到最新之出版資料。最常利用的為統計資訊。此外，特別提出利用上之問題為，一些非常有用的資訊，因被列為「機密級」，而無法取得；其次為 1940 年以前之資料，因大部份留在大陸，搜集困難；再則，提到圖書館相關服務問題，包括圖書館員缺乏收集資料熱忱與努力、處理速度緩慢、缺乏目錄等。部份經濟學者甚至質疑統計資訊的可用性與正確性。研究最後建議加強寄存制度、目錄編製、銷售管道的建立，並呼籲學術與公共圖書館重視政府出版品的服務。

1986 年，Nolan 調查 Claremont College 中主修社會科學（包括歷史、經濟與政治）的大學部學生使用政府出版品情形。調查結果如下：政治系學生比經濟系及歷史系學生較常使用；使用政府出版品的原因包括使用者知道該類資料是有價值的，而教師的建議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最常使用的工具書為 *Index to U.S.*

^[79] Robert Pin-Chuan Chen, "The Acquisition, Organ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in Libraries in Taiwan,"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14: 2 (1987), pp.169-186.

Government Periodicals , *CIS Index* 與 *PAIS* 。^[80]

同年，Hubbard 與 Burks 調查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的大學與研究所學生使用該校圖書館政府出版品情形。包括使用頻率、不常與不使用的理由、政府出版品館藏學習方法、使用目的、使用的種類與年代。最常使用的類型為統計報告，其次為年報。最常使用之資料媒體為紙本，依次為微縮資料、機讀資料與視聽資料。書目工具最常使用的為 *American Statistics Index* (51%)。^[81]

此一時期的引用文獻研究，值得一提的為 Guss 研究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簡稱 GAO) 的出版品被社會科學期刊所引用的情形，她用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找出 1973 年至 1983 年間出版的 500 餘篇論文，發現僅有少量 GAO 出版品被引用。該單位所出版的文獻，最常被引用的主題為公共行政與法律等。^[82]

早期調查顯示，政府出版品使用研究產出全盛時期約為 1970 至 1980 年代，仍以學術寄存圖書館使用者為主。Postema 與 Weech 在 1991 年回顧了自 1978 年以來共有 27 個政府出版品研究，自此以後，調查數量逐漸減少，1991 年迄 1996 年只有 9 個這方面的研究。Caswell 認為，調查數量的遽減，與寄存圖書館電子化的衝擊，因而降低了印刷出版品的使用率有關。^[83]

在 1990 年以來所發表的研究中，Reeling 調查在 Rutgers University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圖書館的政府出版品使用者，以瞭解使用者之特徵。結果顯示政府出版品的使用與大學教學相互結合 (佔 87%)，大部份受訪者使用館藏的最主要原因為完成其作業或研究報告，作者特別註明研究生為教師搜集政府出版品與圖書館的資料情形是很普遍的，但這項發現與早期的研究是雷同的。^[84]

1994 年，Walker 探討研究者如何獲得其文章引用的政府出版品，首先選擇四份有關水資源主題的刊物作為核心期刊，前後持續十個月共有 359 篇文獻，分

^[80] Christopher W. Nolan, "Undergraduate Use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13: 4 (1986), pp.415-430.

^[81] 同註 72 。

^[82] 同註 76 ， p.227.

^[83] 同註 74 ， p.369.

^[84] 同註 74 ， p.367.

送問卷給其中的 100 位引用美國聯邦政府出版品作者，回覆者有 82 位。此研究顯示，大部份研究者是得自傳統的資源（如友人或同僚處得知、引用文獻等），只有 2 位提到由館員的協助查詢光碟索引。^[85]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出版品的獲得方式在 Walker 的研究中，開始出現了光碟資源，有了不同於以往的資訊獲取管道。

1996 年，Mooko 與 Aina 調查非洲 University of Botswana 101 位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出版品情形，使用問卷調查法與引用文獻分析法，研究顯示，有 97.3% 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出版品，常使用的佔 65.4%，多使用於研究（89%）與教學（86%），獲得途徑多為自同事影印或政府部門（60%），原因是由這樣的管道獲得的資料較新，在資料方面，最重要的的為統計報告。^[86]

林奇秀於 2001 年以引用文獻分析法探討我國政府出版品使用情形，並以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中山、公行、地政、東亞、政治與經濟所）1996-1999 年之博士論文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平均每冊引用 13 筆政府出版品，有將近八成的論文引用過政府文獻；地政所和公行所所引用的政府文獻偏高，中山所和東亞所則偏低。在資料類型方面，以圖書、研究報告、期刊被引次數較高，值得一提的是，網路資源使用率相當低，在 109 冊論文中，僅有 2 冊論文引用網頁資料。在政府單位方面，行政院文獻被引次數最高，其次為地方政府，兩者合計約佔引用數量八成。地方政府則以臺灣省政府與臺北市政府被引用量較高。在文獻年齡與使用的關係上，2 年為使用量最高峰，約八成的使用量集中於十年內所生產文獻。研究結果並建議網路資源重要性與日俱增，政府網站能提供那些資源，值得深入探討。^[87]

(二) 以網路資源使用為主之相關研究

1995 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第 104 號法案，民眾可經由 Internet 免費取得政府資訊，因此幾乎所有的政府出版品都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取得。這樣的改變使得取得政府資訊的管道不同於以往，而圖書館員必須提供遠端及館內的使用者服務

[85] 同註 74，p.367.

[86] 同註 74，p.367.

[87] 同註 6，頁 71-85。

與協助。因此，有關使用者從那裡連結網際網路的資訊研究相對應漸漸受到重視，網際網路發達迄今不到十年光景，在此領域的文獻數量十分有限。以下則分別介紹幾個有關社會科學研究者透過網路使用政府資訊的相關實證研究。

1. Laskowski 之研究

1998 年，Laskowski 分別針對政府出版品館員與使用者，調查其政府資訊線上連結的利用情形與所遭遇的問題。在館員的部份，以訂閱 *GOVDOC-L*^[88] 之圖書館為對象發送問卷，其中包括各種類型的圖書館（學術、公共、專門圖書館）。近六成圖書館設有政府文獻單獨典藏部門，其他則與別的部門結合（如參考、技術服務部門）。另外一部份的調查，乃以使用者的角度，評估對於政府資訊的線上連結的看法、使用上所遭遇的問題以及使用這些管道的方式。這項調查主要以 University of Illinois Document Library 的使用者與該校兩班被要求使用該圖書館之政府資訊來完成作業經濟學的暑期班學生為對象，後者佔受訪者總數 89.3%。^[89]

(1) 圖書館部份^[90]

在利用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檢索政府出版品方面，大部份皆可查得其館藏，只有 25% 圖書館的政府出版品書目還未上線，但已將其列為未來工作項目。以參考服務來說，雖然近六成的館員指出主要提供的資料仍以紙本為主，也有 24.7% 指出其參考工作主要與線上資料相關。政府資訊電子化的趨勢也可經由以下事實反映出來：37.5% 受訪者之部門花費約美金五萬元以下的經費在徵集電子資源上；而 65.6% 的圖書館仍積極地採購可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的光碟形式資料，部份原因可能是覺得網路資料的短暫特性，不易掌握使然。

在館員使用電子政府資訊的訓練上，雖然有近七成受訪者部門在調查中

^[88] GOVDOC-L 為一網路論壇通訊，以討論政府資訊與聯邦政府寄存圖書館計畫為主，訂閱者多為美國境內政府資訊之相關圖書館館員，主機設於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之電腦中心。可參考 *GOVDOC-L User Guide*, Retrieved May 20, 2004, from <http://docs.lib.duke.edu/federal/govdoc-1/what.html>。

^[89] Mary Schneider Laskowski,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What Users and Documents Specialists Think," *Journa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27(2000), pp.173-185.

^[90] 同註 89，pp.177-179.

指出有提供這樣的訓練，卻只有 33.3% 訓練其員工如何教導使用者利用電子資料。同樣的，雖然 97% 的圖書館提供讀者線上查詢，卻只有六成圖書館提供線上查詢參考工具或至其他政府機構之超連結。

最後當問及政府資訊電子化發展可為館員帶來那些益處時，有 29.2% 的受訪者關切這個趨勢，大部份所提出的問題都與線上管道的昂貴成本、政府文獻議題與使用介面親和性不夠等有關。即使館員質疑利用網路遭遇到許多困難，但是對線上政府資訊所具有的精確度與新穎性之信任程度卻偏高，產生前後矛盾的現象。

(2) 使用者方面^[91]

在利用政府資訊的資料類型方面，主要為國際/聯合國、各州、聯邦政府部門與立法部門之出版品，以及統計資料。使用圖書館的頻率上，超過八成的受訪者每個月使用圖書館不到一次。

當問及一般性資料電子與紙本形式之喜好時，有 58.9% 偏好電子形式，41.1% 則喜歡紙本。在政府資訊方面，則有 60.7% 偏好電子資訊，29.3% 則選擇紙本形式。顯示電子形式的使用率平均比紙本要高。

在網路與光碟之使用上，受訪者絕大多數（89.3%）透過網際網路得到政府資訊。然而，認為網際網路與光碟同樣有用的比例卻高過預期（41%）。在使用的容易度上，大部份的使用者在利用紙本出版品上需要較多的協助（41.1%），其次是光碟（28.6%），最後是網際網路（10.7%）。在使用線上政府資訊時，12% 自己使用指導手冊，40% 希望專人協助，絕大多數是基於時間上的考量，因為專人協助較節省時間，另外 48% 則是兩種方式都使用。

至於線上政府資訊的檢索能力方面，過半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在各頁面間的轉換毫無障礙。在問及受訪者搜尋線上政府資訊的方式順序時，大部份第一採取的步驟為使用搜尋引擎，其次則藉由圖書館之政府資訊網頁連結。（見表五）超過九成五以上的受訪者相信目前政府資訊電子化的趨勢對他們是有利的。

^[91] 同註 89，pp.179-181.

表五：使用者檢索政府資訊之途徑選擇順序

途徑 \ 選擇順序	1 (第一選擇)	2	3	4	5	6 (最後選擇)
搜尋線上目錄	5	8	12	6	4	1
詢問政府資訊館員	2	4	5	10	12	3
使用搜尋引擎	21	7	6	4	2	0
使用圖書館政府資訊網站	14	8	4	3	2	5
檢索政府機構網頁	4	11	6	7	10	0
其他機構網頁	0	0	3	3	3	11

資料來源：Mary Schneider Laskowski,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What Users and Documents Specialists Think," *Journa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27 (2000), p.180.

由上述結果觀之，政府資訊之使用者與館員對電子資源之信任度在認知上有所差異。例如，在紙本與電子形式中，館員認為使用者比較偏好後者，但事實上，使用者對於電子資訊的正確性與新穎性之信任度比館員還要低。此外，即便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為政府資訊電子化是有利的，然而蘊含其間，仍存在諸多問題有待商榷，如利用網路需考慮的成本與使用介面是否具親和性等。^[92]

2. Knapp 之研究^[93]

1999 年，Knapp 在其博士論文中探討社會科學教師使用網際網路上政府資訊之行爲，以美國賓州四所學術寄存圖書館（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Templ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與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609 位社會科學教師（包括人類文化學、經濟學、地理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等領域）為研究對象，回收 112 份（20%），研究重點包括寄存圖書館、政府資訊、Internet 使用情形與使用者特質分析。

(1) 圖書館與政府資訊的使用探討

^[92] 同註 89，p. 188.

^[93] Amy E. Knapp, *An 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U. S. Government Documents on the World Wide Web by Social Science Faculty at Selected ARL Institution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9)

問卷調查的第一部份為圖書館與政府資訊的使用探討，在圖書館的利用上，至少一週使用一次以上的佔 53%，至於使用寄存圖書館的政府出版品，有 19% 一週使用一次以上，經由 Internet 或圖書館的網頁連結政府資訊，一週使用一次以上有 28.5%。受訪者不常使用政府資訊的原因，為使用者之研究領域不需要或不熟悉政府出版品館藏，但相較於以前的研究，本調查首次列入的「自網路上獲得政府資訊」的理由，為多數教師不常使用寄存圖書館的因素之一。Hernon 曾提到圖書館在收集政府出版品時效性問題，現在線上電子全文已可解決；在問及最常用之資料形式時，依序為研究技術報告、統計調查、歷史性資訊。然而有許多重要的歷史資訊無法自網路上獲得，如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及歷史性索引（如 *Ames, Poores*）及 1990 年以前之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本調查的另一重點為，在教師常利用的特定政府資訊資源中，其紙本與電子形式的使用差異為何。在紙本的調查部份，Knapp 以 Hernon 的研究為基礎，加以增刪列出紙本形式的書刊清單，並請受訪者勾選。Knapp 指出，教師們檢索政府資訊的途徑，即使在網路未發達以前，與 Hernon 的研究結果一樣，仍習慣自政府機關出版品目錄去搜尋資訊（如 *Monthly Catalog of U.S. Government Publications*、*Index to U.S. Government Periodicals* 等使用率皆很高）。不同的是，使用率高的紙本形式，現在大部份可經由機關的網站連結取得資訊。

另外為瞭解教師使用網路電子資源的特質，將美國聯邦政府機關網頁上所列出的政府資訊題名彙整（但不一定有紙本），此外，清單中並囊括一些政府網站（如 U.S. Bureau of the Census），結果顯示，部份沒有紙本形式的題名，網路資源使用頻率也很高。

在電子與紙本形式的使用比較上，顯示出利用率高的紙本形式題名，電子形式使用率也高。此外，受訪者通常會先透過發行該資源之政府機構網站搜尋，而不是直接進入網路上該資源本身。如有 11 位受訪者勾選經由網路使用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但卻有 29 位選擇 The U. S. Census Bureau 網頁；而 The U. S. Census Bureau 的其他電子出版品如 *Economic Census*、*Country and City Data Book*、*Census of Manufacturing* 與 *Statistical Abstracts* 也是同樣的情形。

此外，受訪者平均使用 3.76 個電子題名，3.61 個紙本題名，兩者不分軒輊，暗示著電子形式為紙本之外的另一選擇，但無法完全取代紙本，因此紙本形式仍有其存在之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在索引與非歷史性的參考工具類資源，使用電子版本的要比紙本多出許多。例如說，電子的 PAIS International 被使用的頻率比其紙本形式高出 20 倍。然而，對於許多重要的歷史性資訊而言，沒有任何的電子形式可以取代紙本。換句話說，在歷史性資訊方面，教師仍會使用大量的紙本出版品。利用參考類型資料方面，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使用的頻率較紙本要高。那些透過網際網路取得資訊的人通常都是每天或每週超過一次使用政府資訊；在圖書館內利用紙本政府檔案的人使用頻率則更低。

Knapp 也比較了收錄於 *Federal Depository Library Manual* 中之 The Federal Depository Library Program Basic Collection 中 23 種基礎館藏與受訪者常使用的題名，發現有 *The Census Catalog and Guide* 等 5 種最常使用的題名，不管是紙本或電子形式，皆包括在 Basic Collection 名單中。據此，Knapp 指出建置政府資訊核心電子館藏的重要。

除了上述利用紙本或電子形式的題名外，受訪者以其他途徑檢索政府資訊最常使用的管道依序為政府網站、期刊或報紙、引用文獻、學會或專業機構之資源與商業網站（如圖書館所購買之資料庫）。（見表六）最常使用的資料年限依序為不一定（每年不同）與一年以內。

表六：檢索政府資訊使用的途徑（除了 Knapp 所列之題名清單外）

檢索途徑	使用人次
政府網站	54
商業網站（如圖書館所購買之資料庫）	22
期刊與報紙	44
聯邦電子佈告欄	4
政府之電子討論群組	9
學會或專業機構之資源	23
引用文獻	37

資料來源：Amy E. Knapp, *An 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U. S. Government Documents on the World Wide Web by Social Science Faculty at Selected ARL Institution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99), p. 116.

(2) 一般網際網路的應用

問卷調查的第二部份包括有關受訪者使用一般網際網路的應用，如電子郵件、網路、電子新聞討論群、電子期刊等。因為早期的研究並沒有提到網際網路使用的問題。這類的問題有助於瞭解教師使用的網路資訊種類，以及自何處連上網際網路，這對於必須日益增列預算來採購電子資源與館內電腦設備的圖書館而言是很重要的。

結果顯示，在所有網際網路應用當中，使用電子郵件的人數最多，這個結果對於政府出版品圖書館員們有很重要的意義。如前所述，館員非常關心使用者資訊的取得管道與圖書館推廣服務。由於受訪者使用電子郵件的頻率較高，寄存圖書館館員可能會考慮將電子郵件作為與教師溝通的管道，以提供最新資訊或政府網站上的資訊。

當問及受訪者使用網際網路的頻率時，大約有近四成每天都會使用網路。這些研究對於圖書館員有重要的意義，館員必須很清楚使用者利用網路作為取得寄存資料之工具的程度，因為管道與服務是寄存圖書館兩樣最重要的部份。雖然受訪者使用網路與電子郵件的頻率很高，使用網際網路其他應用資訊的人卻非常少，15%的受訪者回答說他們每週最多使用一次，最常用的是郵寄名單、新聞群組與電子公告欄。

使用者尋求協助的資料顯示，受訪者在圖書館內使用政府檔案時會比在其他地方使用政府檔案時較可能向館員尋求協助。最多受訪者回答說他們「有時」(38%)或「從不」(33%)向館員尋求協助。這些發現指出寄存圖書館必須在參考服務上有更積極的設計規劃與宣導。

Knapp 認為有關社會科學教師如何使用網路來連結政府資訊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不但能讓政府資訊圖書館員在瞬息萬變的網路環境中，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也可以據此重新評估政府資訊館藏；而且研究結果指出教師仍使用紙本資料，館員可能需要檢視有那些政府資訊具有紙本形式，以確保使用者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資訊版本；此外，這些研究的發現也能夠幫助圖書館員改善目前的參考服務，以開發更多潛在的使用者；再則，瞭解使用者究竟透過網路取得那些政府資訊，可作為圖書館政府資源網頁設計建置之參考；圖書館員也可以藉由相關資訊來規劃提供遠端使用者的服務。

最後，Knapp 所作的兩點假設：(1) 政府資訊的形式不影響社會科學教

師使用此類資訊，(2) 網路增加了檢索途徑，使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資訊更頻繁，皆獲得證實。

3. 國內相關研究

2002-2003 年，筆者以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法學院與國際事務學院之研究生與教師為研究對象，共訪談 32 名師生，主要探究網路時代之社會科學研究人員對政府資訊的使用情形，除了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行為之外，並探討其所使用的政府資訊類型與途徑，以及圖書館的利用情形。^[94]

調查結果顯示，社會科學研究者關心社會脈動的本質，需要理論、數據、法律、政策施政、調查研究與時事資訊，而政府資訊提供了大量實證資料，其唯一性、權威性、實證性與佐證性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利用之重要原因。

社會科學研究者在使用之政府資訊類型方面，主要有統計、施政報告、法令、研究計畫、公報，尤以統計使用率最高；多數類型之使用媒體電子比例高於紙本。然仍多存在電子化不足、早期資源與地方政府資訊不易取得之問題。

在取得政府資訊之途徑方面，包括政府網站、圖書館、人際網絡、政府機構、購置、引用文獻等。其中政府網站與圖書館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取得政府資訊之重要途徑，對於灰色文獻或非機密性但未公開之政府資訊取得，人際網絡扮演重要角色，尤以國內政府資訊為甚。

政府網站使用以國內中央政府各部會的利用率最高，各國政府次之。統計與法令資源為國內政府網站最受關注之資訊內容。網站內容與使用問題，地方較中央嚴重；整體而言，國內政府網站品質仍有提昇空間。

研究並指出，網路改變了政府資訊檢索途徑、便利資訊原文取得、並拓展了學術研究疆界、降低資訊取得成本與活絡資訊呈現方式等。然網路資源仍有其限制，無法全然取代紙本，兩者若能相輔相成，將使資訊取得更加完整。而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政府資訊的需求殷切，然與政府之認知卻有所落差，影響政府資訊合理取得的普遍性，學術研究之需求與政府資訊公開之間的衝突及界限，實很難釐清。

研究中也提到了網路時代衝擊了傳統寄存圖書館的服務典範，然實體寄存圖

^[94] 陳相如，〈網路時代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政府資訊之探討〉，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2003。

書館終究具備若干電子化服務所無法取代的功能，圖書館將從單純的資料寄存，轉換為查詢政府資訊之闡道與資訊中介者角色。

五、社會科學研究者之資訊行為與使用政府資訊之特點

回顧以往有關社會科學研究者之使用者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採用問卷調查法、訪談法、觀察法與引用文獻分析法等。各種研究方法有其優點與限制，然而在這些研究中卻不難發現有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之資訊行為與使用政府資訊之特點，歸納如下：

1. 社會科學研究者會使用各類型資源，從圖書、期刊、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到報紙、法規、年鑑、微縮資料。上述類型中，圖書與期刊之利用最為頻繁。INFROSS 以來的各項研究結果，多指出期刊為社會科學研究者之重要參考資源，此現象並沒有因時代更迭而改變。
2. 人際網絡同樣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取得資訊之重要管道。1983 年 Subrahmanyam 與 1995 年 Folster 的研究顯示，老師、同僚及專家討論對社會科學研究者是很重要之來源。^[95] 就政府資訊的使用而言，筆者 2003 年之研究指出政府資訊由於其獨特性，或牽涉到資訊公開的問題，某些資料需要透過特殊的管道，多半與人際網絡有關。
3. Hemon 在其 1979 年的研究中明確指出，社會科學研究者獨特的專業素養造就了其對政府出版品的特殊使用需求。^[96] Postema 與 Weech 於 1978 年與 1991 年分析自 1960 年近三十年以來的政府出版品使用情形，指出社會科學研究者可說是政府出版品的主要使用族群。^[97]
4. 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大量的統計資訊，國外的研究如 1968 年的 INFROSS

^[95] 1. 同註 1。

2. 同註 34。

^[96] Peter Hemon, *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by Social Scientists* (Norwood, N.J.: Ablex Pub., c 1979), p.2.

^[97] 1. Beth Postema and Terry L. Weech, "The 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A Twelve-Year Perspectiv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18(1991), p.236.

2. Terry L. Weech, "The Use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A Selecte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Review* 5 : 2 (1978), p. 183.

[98]，1978、1982 年的 Hernon [99]，1981 年的 Baughman [100]，1984 年的 Sears 與 Moody [101]，到 1996 年的 Mooko [102]，1998 年的 Laskowski [103] 1999 年的 Knapp [104]，國內的研究則有 1985 年的 Chen [105] 與 2003 年筆者之研究 [106]，這些研究均證實了此項結論。此外 Nilsen 於 1998 年比較所有的研究後，以 INFROSS 為基礎，發現經濟學領域使用統計資訊的頻率最高 [107]，筆者之研究同時也發現統計在經濟學領域的重要性。

5. 網路的崛起對政府資訊的檢索提供了多樣化的選擇，Knapp 的研究指出，政府網站已成為研究人員取得政府資訊之最重要管道，筆者之研究調查發現社會科學研究者取得政府資訊的途徑有政府網站、圖書館、人際網絡、政府機構、購置與引用文獻，其中政府網站可說是利用最頻繁的管道。 [108]
6. 在不同媒體的使用上，政府資訊網路化使政府資訊的型態與利用產生重大革命，然而網路編譯環境仍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傳統紙本在政府資訊的利用上，依舊佔有一席之地。筆者研究同時並呼應了 Knapp 之研究結論--網路增加了檢索途徑，使社會科學研究者利用政府資訊更加頻繁。

六、結 論

社會科學的範疇多樣多變，而社會科學研究者所關心的不只是現在發生的事情，還涉及那些不停在變的事物。綜觀社會科學研究者受訪者之資訊來源，可謂森羅萬象。各種資源經緯交織形成資訊尋求網，逐漸推移完成其研究成果。然而，受訪者與政府資訊之淵源，從這些來源中，則不難嗅出其端倪。與過去不同

[98] 同註 24，pp.416-431.

[99] 1.同註 75。

2.同註 79。

[100] 同註 33。

[101] 同註 78。

[102] 同註 86。

[103] 同註 89。

[104] 同註 93。

[105] 同註 79。

[106] 同註 94。

[107] 同註 49。

[108] 同註 101，頁 163。

的是，網路的誕生，突破了政府出版品傳統檢索限制的問題；介面呈現的多樣化，也活絡了政府資訊的風貌。

Aldrich 曾指出，在網路時代，訓練館員教導使用者如何利用線上資源，對圖書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109] McConnell 也提出，電子形式所面臨的一個主要的挑戰就是如何有效地教導使用者。僅提供通往線上資訊的管道是不夠的，通常媒介，也就是圖書館，要能夠讓使用者與網路資訊的連結暢通無阻。^[110]如 Stierholz 所言，「對於缺乏電腦或是電腦技術的使用者而言，電子資訊很難取得。必須考慮使所有公民都有取得資訊的同等權利」。Stierholz 相信，最佳的狀況是，每位使用者皆擁有取得線上資訊的必備工具及技巧，然而這卻是不可能的。因為科技不斷在創新，所以圖書館必須更加關心讀者能夠使用且瞭解的資訊形式。^[111]

資訊時代改寫了政府資訊的利用型態，圖書館應提供更「使用者導向」之政府資訊服務。使用者研究可以讓我們多瞭解使用者並協助圖書館對各項決策的執行加以檢視反省。社會科學研究人員仍需要依賴圖書館所保存之紙本資源，許多資訊之取得，無法全然依賴網路。然網際網路時代，使得傳統寄存圖書館服務典範產生鉅大衝擊，圖書館如何有效的評估與組織不同的資訊資源，正視電子媒體與資訊網路對政府資訊服務所產生的變革，是值得深思的。本文回顧了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資訊行為與其利用政府資訊之相關實證研究，企盼圖書館能掌握網路化政府資訊之精髓，善加利用各種電子傳媒，重新規畫政府資訊服務之經營，提供精緻而現代化之政府資訊服務典範。

^[109] Duncan M. Aldrich, "Depository Libraries, and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23: 4 (1996), pp.381-91.

^[110] Bruce W. McConnell, "New Wine in Old Wineskins: U. 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Journal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23:3 (1996), pp. 217-225.

^[111] Katrina Stierholz, "U.S. Government Documents in the Electronic Era: Problems and Promise," *Collection Management* 21: 1(1996), pp. 41-56.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th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ir Us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 Over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

Hsiang-ju Chen

Abstract

The social scientists care about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closely linked social pulsation.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contain the rich resources concerned by social scientists. In 1979, Hernon indicated that the unique professional dispositions of social scientists had contributed to the special requirement in using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The social scientists are thus important user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the social scientists, subsequently reviews the related studies i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used by the social scientists. Under the great impact of internet development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has gone beyond its normal ranges. Furthermore, new trends in searching systems of govern-

Keywords (關鍵詞) : Social Scientist ; Social Science ; Information Behavior ; Government Information ; Government Publication

社會科學研究者 ; 社會科學 ; 資訊行爲 ; 政府資訊 ; 政府出版品

Hsiang-ju Chen : Librari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ibraries ; E-mail:asley@nccu.edu.tw

ment information have also been developed. It also introduces the user study of the us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y social scientists in the World Wide Web Era. By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user studies, we anticipated the library could provide the higher quality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in the information time.